三才廣志

人倫類

九族

上至高祖下至玄孫 堯典以親九族孔氏傳詩序棄其九族鄭氏箋朱文公書說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

親親以三爲五 以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

以五爲九 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異義夏侯歐陽說異姓有親屬者白虎通朱文公從孔傳夏侯歐陽

外祖外父祖母從母子妻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己之同族 左傳親其九族杜氏注與孔鄭不同

九屬

玄孫曾孫仍孫子身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

三族

父子孫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注仲尼燕居注

父族母族妻族漢書注如淳云

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儀禮注昏禮注

六親

父子兄弟夫婦老子注後漢馮衍注

父母兄弟妻子漢賈誼以奉六親注云吕氏春秋謂六戚

父子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曾祖昆弟族昆弟漢

禮樂志賈誼書云

父子兄弟姑姨甥舅昏媾姻婭左傳注

五族

大宗一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宗

小宗四 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五世則遷之宗

禮記大傳白虎通別子為祖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既立為君則慶父叔牙季友為別子為宗如公孫敖繼慶父是為大宗則繼公禰者為小宗謂之既禰者蓋自繼其父為小宗不既祖故曰也

上至高祖下及孫 後漢書注五宗

五品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孟子堯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舜典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朱文公注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五教父子有親至朋友有信五典克從注同程子曰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皆備矣言朋友則鄉黨中賓客備是也

父母兄弟子 鄭玄謂五品王肅曰五常

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左傳舜舉八元使布五教舜典五典克從孔氏注同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孔氏注五品謂五品謂五常五教五常之教皐陶謨五典君牙弘敷五典孔氏注五常之教國語五義紀宜注同左傳五教

七教

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石踏日所謂六順也

六順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

十義 又曰十教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

臣忠 禮運十者謂之人義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父聽 晏子曰禮也荀子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注十教即十義

五達道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中庸天下之達道五

三綱

君臣父子夫婦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白虎通禮緯含文嘉大玄曰三綱併于甲極漢谷永曰勤三綱之嚴

六紀

諸父有善 昆弟有親 族人有敘 諸舅有義 師長有尊 朋友有舊

四正

君臣父子 管子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坊記

四德

庸勳 親親 暱近 尊賢 左傳富辰云

七德

尊賢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 國語富辰云

三友

友直 友諒 友多聞 論語益者三友

三樂

養順　喪哀　祭敬 祭統孝子事親有三道

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　中於立身 孝經

四科

容悅佞臣　社稷股肱　大人正身 孟子章指凡此四科優劣之異

六位

君　臣　父　子　夫　婦 莊子音義云

三善

父子之道　君臣之義　長幼之節

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世子齒於學

五行

貴賤明　隆殺辨　和樂而不流

弟長而無遺　安燕而不亂　鄉飲酒義五行

三本

天地者生之本　先祖者類之本

君師者治之本　荀子禮論禮有三本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

三恕

事君　報親　敬兄

荀子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

三行

正君臣　親父子　和長幼　禮義注三行

五義

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　子孝　因話五義說宜注云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

四行

事君忠　事親孝　交友信　處鄉順私義子順

為人子孝　為人弟弟　為人臣忠　為人少順

此義將貴四者之行於人

九兩

牧以地得民　長以貴得民　師以賢得民

儒以道得民　宗以族得民　主以利得民

吏以治得民　友以任得民　藪以富得民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兩猶偶也

六本俗

媺宮室　族墳墓　聯兄弟　聯師儒

聯朋友　同衣服　左傳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

三事

父師君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事親有隱而無犯　事君有犯而無隱

事師無犯而無隱　禮記

三孝三道

大孝尊親　其次弗辱　其下能養

小孝用力　中孝用勞　大孝不匱　祭義曾子曰孝有三

服術有六

親親 尊尊 名 出入 長幼 從服 大傳

四戚

內姓 外婚 朋友 同里 周書政有四戚

四隱

交友 故舊 邑里 同郭 呂氏春秋

十屬

國任貴 鄉任正 官任長 學任師

族任宗 家任主 先任賢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倫有七屬

十際 十等、十敵

君臣 父子、兄弟 朋友 夫妻 呂氏春秋十際

王臣公　公臣大夫　大夫臣士　士臣皁

皁臣輿　輿臣隸　隸臣僚　僚臣僕

僕臣臺　國語史記曰合十數以訓百体注曰王以下位有十等左傳人有十等

七族

父之姪姑之子　姨妹之子　女之子

妣之姪從子　妻父母　又記索隱張晏曰上至曾祖下至孫

群昭群穆　昭如字

同族父子　祭統志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

序群昭南向取其向明群穆北向取其深遠　中庸

章句或問　父昭子穆孫復為昭一昭一穆相次而下　日講注

父南面曰昭　明也　子北面曰穆　順也以疑安注

四擇

擇術然後學之　擇師然後傳之

擇交然後親之　擇君然後事之　劉駢弟子記君子有四擇

五孝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人

孝經序推五孝之用則而百行之源不殊也

天子 虞舜夏禹殷高宗周文王　諸侯 周公魯孝公河間惠王

卿大夫 孔子孟子莊子穎考叔　士 高柴樂正子春孔叔黃香

庶人 江革庶范汝郁殷陶淵明孝傳贊

五遂

居處莊　事君忠　涖官敬　朋友信　戰陳勇 祭義

孝子言孝張親公名方耕道堂日五遂

三言

夫婦別　父子親　君臣嚴　禮記哀公問敢顧閣所以行三言之道

九序

孟孟仲季　仲孟仲季　季孟仲季　太玄

三從

父夫子　儀禮喪服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

六輔

公輔天子　卿輔公　大夫輔卿

士輔大夫　京師輔君　諸夏輔京師　何林春秋例

三類

孝行著於家門　仁恕稱於九族

義斷行於鄉黨　魏夏侯玄語三者之類取於中正

四常道

親親　尊尊　長長　男女有別

三親

夫婦　父子　兄弟　顏氏家訓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至于九族皆本于三親

三忠

大忠周公之於成王　次忠管仲之於桓公　下忠子胥之於夫差　出荀子

二物

夫治外　婦治內　左傳子太叔曰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注各治其物

三德

禮實 親親 善善 晉語謂冀缺子曰

三行

孝如曾參孝己 信如尾生高

廉如鮑焦史鰌 戰國策蘇代謂燕昭王曰兼此三行以事王

四行

事親孝 事君忠 交友信 居鄉悌 呂氏春秋尹文曰有此四行可謂士乎

三順

臣事君 子事父 妻事夫 韓非則子三者順則天下治

要語

人倫總論

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

天下定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

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

下然後有禮義有所錯

書敬夫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天

敘有典五惇哉

君罔以辯言辭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

其永孚于休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詩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

春秋左氏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所謂六順也

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

之道也

春秋穀梁傳曰子也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覊

貫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

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

友之罪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譽有司之罪

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者之過也

禮記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
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政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
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
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
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倫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和也大臣法小臣
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
使諸侯相尊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

鄉飲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

明男女之別也

大戴禮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

從之矣

論語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

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大學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

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

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

孟子人倫明於上下民親於下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孝經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
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
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友爭友則身不離於
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管仲曰惠者主之高行也孝者子父之高行也主
惠而不懈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懈則子婦順
臣忠而不懈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懈則美名附

晏嬰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
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子而
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

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莊周曰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說苑人之生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

顏子推曰夫有仁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

程頤曰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當親即君臣而君臣所當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

羅從彥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

朱熹曰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

張栻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為人之道

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别而又

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

黄榦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禮人道之大端也析而

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

惟父子兄弟爲然

許衡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婦長幼朋友亦

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

君之君道臣之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夫知

夫道婦之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

男女

男 說文丈夫也從田力用力於田也

男字類

幼曰童男 莊曰丁男 曰漢 北人以男子剛強者曰漢 曰傖

吳平中川人 丈夫 說文介丈夫從人一象簪也制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也丈夫

男子既壯曰民丁 成賁象 童男未冠曰豎

男子壯而無室曰曠 童男曰振

男未成曰倜

男子美稱曰甫 曰秀 曰佳 曰猷

曰奇 曰偉 曰進 曰彥 曰才 曰郎

男子才信於人曰伐

男二人相偪曰貳三人相雜曰參二人爲疇四人爲匹五人爲伍十百相雜曰陌十人曰牞力德功二十五人爲行人以類從曰

從

男才倍人曰茂倍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在千人上曰英在萬人上曰傑倍英曰賢倍傑曰聖

男子能揩大事曰揩大

男才能幹曰幹局

女字解 說文女婦人也象形徐曰如也如男子之教象其衣裳絅縿開閉之象曾謂未解謂之女已嫁謂之女婦若父母於女子雖已家亦曰女

女字類

幼曰稚女未嫁曰處女曰處子

已嫁曰婦（說文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徐曰對姑曰婦服也動事也於文女帚為婦）

婦人美稱曰娘　曰嫽（女力弟功）　曰嬇（胡內功女）　曰婵（音皆フ女也）

曰婢（曰渾女）　曰嫪（音鯵女名）　曰婇（音柔女名）　曰婀（音可女字）　曰婄（音浩女名）

曰婡（音女名）　曰[illegible]（音婁女名）　曰㚷（古華功女名）　曰㛄（於希功女名）　曰嫛（世會功女字）

曰妀（音已女名）　要（音夭女也）　曰媚（音眉女也）　曰姶（音合女也）　曰嬩（音於女也）　曰[illegible]（音紀女也）

要語

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二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

少男乞三索而得女故謂少女

禮記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又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姨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男女異長各爲伯仲亦不相干雜之義也

男女相荅拜也男子嫌疑亦多端也然拜而相荅所以爲禮豈以行禮爲嫌哉故記者明言之

禮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合男女

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

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

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

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

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

女子由左

坊記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

喪服小記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春秋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本朝立祭酒大學衍義別男子

夫婦之禮所以正男女之位而分別之人君旣正身修德以明其有家又必令宮妾典膚禮以教德教於天下之人曉然知大防之所在男盡男之禮女盡女之禮各夫其夫各婦其婦以是孝敬有序倫美教化行風俗則治平之具於是乎立矣三代之直率擁是道漢唐以來治雜於伯道而以夷狄自處而不知其非宋世雅稱尚文然著眠面

名為士大夫者亦蓄妓時或出於娛賓而入家所謂養娘者又皆丑哭與雇主於明元入中國五者之倫敗壞而男女之倫尤甚殺粉承後雍皆禁革丑為實更粕妓之律女夫一有犯為中身不齒亦嗣禄故有娼多矣昔漢承秦之制奇之技一切反其所謂然後溫舒倚謂春有大十其一尚存今無二敢致泛習故汙穢無餘矣然猶不免有之尚存男女之無別也今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自古聖帝明王大賢君子過化存神之事義焉所由出而自閭閻之下食不之家內外尚無限隔有主男女同吭而殺大歸以名相呼婦翁嫂叔之不相迴避繼父繼母之子女同為婚配諸姑比類者尚或有之致有司禁約以昭盛代之文明毋使片齡寸類以為大明之玷

内經素問

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大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体盛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脈衰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体皆極八八齒髮去

事實

所自始　人皇氏時飲食男女〻〻

上古無別　伏羲之時已前〻〻男女〻〻　帝始制嫁娶

夫婦

夫字解 説文夫丈夫從大一象簪也詩甫田注疏夫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周制八寸為尺八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白虎通曰夫者扶達於人者也又夫曰妻之夫也

妻字解 説文妻夫婦與己齊者從女从屮從又又持事妻職也屮声一曰妻者判合天者天也故於字天而妻偏集韻故作妻

婦稱夫曰天 言而夫之一而不移 曰卿 卿者尊貴者許 曰郎 猶言良也 曰

良人曰藁砧 砧趺也故也砧為夫 曰家公 見列子家公猶家之尊也 曰丈夫

見前夫字解

夫稱妻曰婦 説文服也從女帚灑掃也徐曰對姑曰婦服也勤事也於文女帚為婦礼記士妻曰婦人服事於夫也又子之妻曰婦又好貌荀子琴婦好又日其容婦通作婦俗或作婦見漢書

曰内子 言注内事之子礼記曾子問夫人内子一一士之妻 曰細君 東方朔傳歸遺細君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説細小也朔輙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曰室 大以禅為主盖寸丈夫主而顧為之宥

室曰家累　曰嫡左傳註正室曰嫡　曰荊婦本荊釵布裙之言故曰荊婦

曰壼正本詩室家之壼而称　曰孺下妻曰註見後此誤　曰令人宋人称妻曰令人

曰娘子唐称妻為娘子蓋尊重之称

要語

易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夫凶也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

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

之事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祈祈薄言

還歸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

釜于以奠之尊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

季女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
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
爾同死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
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
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
聲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禮記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无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女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兄父嫁從夫夫死從子者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男不言

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

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
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
取妻不敢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
卜之
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為男女
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
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
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以是故婦
順備而後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
重之
孟子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

有家

滕文夫婦有別

萬章居室男女人之大倫也

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天地

禮運夫婦和家之肥也

王吉曰夫婦人倫之大綱

王通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

為礼

司馬光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事實

相待如賓 以下儷夫

列國晉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旧季使過冀見之與之歸言於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糟糠之妻

漢宋弘建武初為太尉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以弘先有妻難以开言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從容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妻自擔餉

三國魏常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好學漢末諸生帶經耕鋤其妻自擔餉饋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忍飢寒

晉山濤初為布衣家貧妻韓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及濤奈貴真慎儉約雖爵及千乘而無嬪媵

富不易妻

唐尉遲敬德累官至鄂國公太宗嘗謂曰朕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聘而後盲

宋名賢李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李曰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其一人即相文靖是也

寧其夫嗇穢

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相李迪守兗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賢箕帚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辱壻李氏明復曰相家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固無有也予不可不事應盡禮當時士大夫莫可賢之

雙瞽遂娶

周公叔自大學年登科幼議姻竟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程頤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卒娶盲女

劉庭式未第時娶鄉人之女未納幣及登進士第女以病雙目失明或勸娶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以許之矣豈可負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

乞時蘧氏還拜舒州守下不復到州守蘇軾問曰妻至乎乞今不受何從生哀何從出乎蘧氏曰吾之妻吾妻而已無甚好惡而生哀樂也夫愛抱吾妻亦忘則凡爲我侍巾櫛而心信者皆可以爲妻也耶軾嘆善其言曰節行道初定夏氏女爲婚及登第歸則夏氏女以疾其伯欲別擇郤道皆不可曰以女棄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不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退豈人情哉完

矣之

故妻復還 以下係錯贈夫

復漢黃昌會稽餘姚人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後流轉入蜀爲人妻子其犯事乃詣昌自訟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周佐黃昌妻爾歸家賊所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昌自謂當然常爲二千石昌乃出足視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愛妾還寃

魏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熨大婦云奉情後少時亦卒

夫婦能飲

齊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爲吳興太守嘗對飲竟日而視自不廢

義士還妻

唐劉震之女無雙幼時許其甥王仙客未成婚朱泚之亂震夫妻死無雙
没入掖庭仙客後二年入京遇舊蒼頭塞鴻又得無雙婢採蘋與居後爲縣
尉至長安驛忽有中使押内家三十人往元陵洒掃塞鴻烹茗于簾外夜
深忽聞簾下語曰鴻郎健否明月出後於簾中取書送郵書後云聞見
敕史説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令能求之否後仙客尋古押衙結以寶玉
半歲古押衙求茅山道士藥令採蘋假作中使賜無雙死三日後以親
屬贖屍以與仙客救蘇偕隱押衙自刎仙客與無雙偕老襄鄧

閒出太平廣記

娶罵己者

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其長罵之其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
天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罵人注陳軫對秦王之詞

白頭吟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云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

射雉始笑

叔向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出左昭公二十八年

分鏡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叔寶妹樂昌公主陳衰謂妻曰國破必入權豪儻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人分其半約他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冀陳亡其妻果為楊越公得之乃為詩曰月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府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得言還之其妻

與卿同營己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其妻責謙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營己衰薄豈謐汝之才調無私悔畢向何如答曰卿當與吾市油數金是亦力稼穡營己但歲晚不必得力耳聞先主鎮金陵褒文以往賜貪頗衆以所賜金帛陳列于庭謂婦曰吾昔與卿同營己者今已一成矣此諸伯叔何人為功務妻曰男子之是非女子所能知

共姜守義 以下係妻

列國衛公義者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栢舟之詩以死自誓

思姬之讓恩

晋趙衰妻趙姬晋文公之女也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公以叔隗妻衰生盾及返國復以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旧不義好新而慢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衰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父族大夫

羊舌子之妻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于晋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晋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是于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子寅不逆今肸與鮒童子也雖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于是乃盛以甕埋垆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曰吾受之不敢食也

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

杞梁之妻

齊杞梁之妻當莊公襲莒時梁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者弔之于路梁妻曰令梁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梁免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室成禮然後去杞梁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也

晏子僕御之妻

命婦者晏子僕御之妻也晏子將出命婦窺之其夫為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之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于義而賤不虛驕以貴于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晏子賢

其能納善自改并諸景公以
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

貞姬紡績不嫁

楚白姬者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貞姬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
夫辭金百鎰白璧一雙駟馬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大夫致幣其
姬辭之曰白公生而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托爲妃匹白
公不幸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
妾之所聞也且夫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爲
哉妾聞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于死也亦然妾既不仁不能
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號曰
貞姬

真宗養姑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姒謂
曰可謂去矣宗曰以專天定之爲愛善扎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
士二吾夫誠士也有不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姑正爲首以吾不欲吾以居
室之禮而及欲使吾爲見棄之行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
號曰女宗

黔婁之妻

魯黔婁之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稾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生時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曾子不能應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而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先生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陶大夫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荅子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而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今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天下聞矣

桓氏少君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
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
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
如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
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也

貌甚醜行甚脩

梁鴻妻孟氏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孟氏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
其所欲對曰欲得賢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許聞聞
孟氏語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孟氏跪問曰竊聞夫子
高義今來面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嘩今
乃衣綺縞傅粉墨鴻所願也孟氏曰妾亦有隱居之具乃更衰布椎髻
而前鴻喜曰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共遁霸陵山中後、相從至
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子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
身

妻能守道

王霸妻不知何氏女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
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之奉書于霸
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之子時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
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吾與子伯

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
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
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
共終身隱遁

引刀趨機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之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
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
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
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
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
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
里卒業

義不以身受辱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
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
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師遠學尋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
春而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
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
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刑其目以自誓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夭役桓氏慮不免乃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謂曰若家書無他無心令猶假之猶可因姑娣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吏季為儒宗遵為帝師五更以來見以忠孝顯女以真順識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

號曰禮宗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善為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聘以軿輜百乘百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于一夫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也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也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懷刃自誓

陰瑜妻荀氏名采潁川荀爽女也聰敏有才藝適陰氏生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而歸懷刃自誓

其父傳婢執其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乃僞為懽喜之言謂左右曰我本立志素情崇何乃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户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死還陰氏遂以衣巾自縊時人傷焉

舉軍震駭

三國吳孫翊妻徐氏有美色賊嬀覽殺翊遂取其嫡妾而復欲逼徐氏恐違之見害乃紿覽曰至晦日設祭除服覽許之徐氏潛使親信者語翊舊將孫高傅嬰二人具白逼己之狀欲以求助孫高傅嬰等許之乃密結翊平時所侍養二十餘人歃盟合謀至晦日徐氏遂設祭除服薰衣沐浴內施帷帳以候覽覽遣偵之見無復疑慮徐乃命高嬰等羅伏戶外使人報覽言以徐出畢矣

女不再醮

晉梁綽妻辛氏綽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聰所辛氏有殊色聰將納辛氏辛氏據地大哭仰謂聰曰妾聞男子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夫人在身明公亦將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哭不止聰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聰以禮葬之

豈為賊妾

許延妻杜氏延為益州別駕為李季驍所害驍欲納杜氏為妾杜氏號哭守夫屍罵驍曰汝等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以活杜家女豈為賊妾也

操刀割左耳

後魏鉅鹿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于黃壤而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以身以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傅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棺棺中仍曰鬼神有之

自投於井

隋長安氏御史俞昊樞妻也夫在隋大業末調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俞遁害柳氏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亂汝父已死自念不能汝我門風有志意不變李于所賊我侍與汝等同死如何眾汝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井中

剔一目

唐房玄齡妻盧氏玄齡微 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少不可寡而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玄齡病愈禮之終身

悉辭羽葆

魏徵妻裴氏徵卒太宗命有司進裴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裴氏曰大夫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頤死君前

呂雍與蕭氏雍在延州幕府夫先馳乳雍叔封蕭嘲雍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從雍隨刃蕭中口曰我頑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

蕭恚衆莫然見者欷歔哀是夕死太

和中詔贈蕭為蘭陵縣君

引斧斷其臂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乃負凝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于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府封尹聞之白其事而笞其主人

必絕於人組

宋色絕崔氏縱校其子曰十歲惟一夫婦色狂不能守使反不賞其心崔遂縊渫注堂下見極箭天下不公也婦得直我既潮漭之事辛夫兄數汙家孝生為己氏婦死為邑氏老等無色也其後朝見亦辛母呂自制刃來訪崔氏哉婦之謂曰吾夫守子子死我守直曰貴之節也且子也背婦杖也今當從走忍念主辛世想曰我寧死此不循辭固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走判州傳以不義見白以屍于尽組之下願以來還邑氏逆借母見其誓必死卒還邑氏

遂投林下

張晉卿妻丁氏晉康中卜居靖卿避兵于大隗山中為金兵所得狀之殺丁自投于地戟手大罵速求死曰我使爾碧不受辱于爾軍復扶上馬再三罵不已令從縱卒提脫縶邏杖下

厲聲詬罵

馬氏殉夷宗氏建炎三年賊裴迥過灶儀真宗與因其姑及二女走惟躬姑棄寵宗状彼不忍舍俄賊至欲之不從賊殺其女欲之益急宗厲聲詬罵遂殺之

念朝廷不受性命

李好義妻馬氏関婦関外以義名與州正將蜀將吳曦叛義誓死報國迎夜賓任鹿朱受甲與忠孝仗子性死于家

清明嶺

王真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東析自婦與其男姑夫皆被執既而男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皆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投為奪救不得死從令俘四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君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男姑與婦死而我不為之哀此不天人也不天之人君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然後命所不聽我終死耳不能為君妻也主將恐其欲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縣青楓嶺下婦待守者少懈切指出血書字石上向南嗚天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漬入石間不化為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改為真婦郡守立立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抱帶自經

闖杉傳妻李氏宗不傳起兵守安人近賊進入閬中時武万侯以杉傳妻傑怨其弱女婿楊之振及其家人李以三子匿貢溪山刹隊中孫阜不而食武兵將追至山中令曰前不獲李氏者而堡李氏聞之曰豈可矢我鈌累人吾止事寔矢達訖待明年賊因追眾武子李言曰是當投入矢李仍之撫二字要然而泣左右曰難投入將不天自云入泉何往也

死自以全

許古妻劉氏柏古聚家僑居蒲城其後仕矣金元兵圍蒲劉謂二女曰父在朝而女然如此事不可保若城被驅一為所汙奈何不若俱死此自全已而攻城益急劉與二女相對自盡

血漬禮殿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宋末江南羽縣府陷元永新復叛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閒匿鄉校中為漢中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脅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吾姑又死于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禮殿兩楹之間入甎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之以沙石之不滅又鍛以熾炭其狀益顯

取刀殺虎

元劉平妻胡氏至元七年平當以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入棗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引刀斷髮

李如忠繼室馮氏名淑安大名宦家女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而卒再娶馮氏如忠為山陰縣尹病篤謂馮氏吾已矣其奈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之鄰里不忍聞久之

臥積冰上

李五妻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夫戍福建之福寧州死於戍時舅姑父母俱老家貧張自度不能歸其夫喪益自勤苦養蠶紡績以為養舅姑父母繼死悉葬訖嘆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無所養故也今不幸舅姑父母皆死而夫之骨終棄異土妾何以生為臥積冰上誓曰使妾卒能歸夫之骨以葬即幸不凍死臥日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賻以錢張大書其事于以行

蓬首垢面

惠士玄妻王氏至正十四年玄疾革王氏嘗言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苦王氏色憂甚玄度不可起謂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妻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其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卒有死耳此兒必不失所君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毀容居墓側蓬頭垢面與婢謂孤常以妻子置左右飲食寒燠惟恐不至歲余亦死乃哭曰死復望人

我碎則香

胃婦毛氏吳興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廬山中為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割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罵曰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剖其腹而去

與女俱縊

黃仲起妻朱氏至正十六年張士誠犯杭州其女臨奴含笑言曰賊至矣我母求一死毋賊而辱魁賊請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氏曰為我看守日暮當至也朱氏聞之懼受辱乃與女俱縊死妾邁氏嘆曰我生何為亦縊死繼而仲起弟婦蔡氏抱幼子玄童與乳母其家皆而去

但知守節而死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姪女也至正元年紅巾賊陷遼陽洙僑寄提舉大昭避亂匿資善寺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甘言誘許氏令

指示金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冠冕故家不幸遭難但知守節而死但
不知其財以刃脅之許氏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伏地罵聲不絕
且曰
吾母居武昌死於賊

以代夫死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年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饑　平章劉哈剌不花兵乏食
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矜憐之
留其生我家有一甕米一斗五升窖於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
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不辭之

豈以夫亡異志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年二十一歸于江及歸未合卺夫患以瘵疾卒范曰我
既入江氏之門即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年九十五卒

得死此疾幸

王野妻柳氏未為婚而野卒欲嫁之父母誓不聽其兄悉奪其志柳曰業已
歸王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已定矣雖殘疾死豈肯他志乎後竟疾不肯
服藥日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年
可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縊于桑樹

截髮自誓

案此數事[illegible]之[illegible]烈[illegible]二十二[illegible]任二年[illegible]家[illegible]之[illegible]
經畢縊于屋[illegible]死[illegible]人[illegible]為

國朝任士中妻俞氏年二十二而寡一女生二歲舅始五閱月姑先卒舅任守遠方家貧無所依親戚或勸之再適俞氏曰夫忍令吾兒呼他人為父耶遂截髮自誓紡績度縫之餘自紉自食淡而止以績紡而止為業教育子女長婚嫁所用亦皆資所親族貧者亦勸之更嫁女遊節之門

哀痛三年如一日

張善慶妻陸氏善慶為醫於陳以疾卒陸氏哀痛三年如一日服除舅其父母兄弟乞養以終老父曰汝年尚少當為汝更擇配不答即日自縊死聞詔旌表之

剪髮為誓

徐保安妻吳氏年十八未有子夫兒病且死屬之曰我死汝善事後人吳氏泣曰妾終不舍君獨死

旌為真烈

殷痛妻宋氏事舅姑李姑疾侍湯藥不懈甚為鄉黨所稱痛時為儒李生一日歸省途中值水溺死宋時年十八出趙夫溺處尋不見因大哭曰夫死無子我將生何為即投水死兩月水退漁人於沙嘴見二屍同處皆為鄉義所感有司以聞旌為真烈

妻請窺友 以下係續增妻

山公與嵇阮契合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詰公曰負羈妻亦親覘狐偃欲窺之何乎他日二人來妻勸止之宿具酒食夜穿牖以視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不如正當以度量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嘗以我度量為勝

夫惡新衣

桓車騎沖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夫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妻自負薪

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為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士庶

織回文詩

晉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蕙思織錦回文璇圖詩以贈宛轉循環以讀之辭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奪買餅妻

唐寧王憲宅左右賣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惜踰等歲餘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蓬首請失罪

蔡琰字文姬重嫁于董祀祀犯法當誅文姬詣曹操請之時賓客滿堂操謂伯喈女在外為諸君見之文姬進蓬首徒行請罪音辭甚哀痛操乃出祀罪

相對如賓 常林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妻自餉之雖在田野相對如賓

下第登第詩

杜羔妻劉氏善詩羔纍年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回去尋登第又寄詩曰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少年今夜醉眠何處樓

卧牛衣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女蘿章兔絲 君為女蘿草妾作兔絲花百丈託遠松纏綿成一家今

扊扅歌

百里奚妻秦其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何為百里奚字井伯

不對梳沐

宋劉穆之貧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耻其妻江氏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曰檳榔消食君何需此妻復剪髮市為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飲醉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出本傳

感孤燕

南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姑舅欲嫁之乃截耳為誓不許戶有燕巢常雙飛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腳為誌後歲此燕果夜來猶帶前縷女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寫真寄詩

南楚才旅遊似無返旆之意其妻薛媛微知其意乃對鏡自圖其形并詩寄之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才遂歸如初

夢歸見詩寫

有書生張某後遊大梁久不歸一夕夢返其家見妻秉筆寫詩曰云云數日相望想須知遠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書回生降而說之後

以書達妻有詩一首出本傳中所只載
然事之夕乃發書言之曰

繡龜形詩

唐會昌中有泗州張揆防邊過十年其妻侯氏繡回文作龜形詩詣闕進曰
揆離已是十年餘對鏡那堪更理粧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
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
客早還鄉出本傳

封髮三十年

唐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年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
別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吾手不解直言貶二十
年乃返署帛宛然及湯沐
髮墮無餘

詩寄夫

毛文晏遠可未第時其內一詩寄之則何親封錦字書擬為歸寫寄秦
經年未報千峯紫不織如金舌在

少婦集句

奇之者貴哭少婦或集句戲之曰限從門戶倚他嬌年去年來去法株得
百花庭院幾為他人作嫁衣裳

廣志卷之五十

鰥夫　喪妻

要語

孟子梁惠章老而無妻曰鰥

書堯典有鰥在下曰虞舜

詩序喪其妃耦

事實

更不娶

曾參妻死不更娶人問之曰以華元善也　漢王駿為少府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鼓盆而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慢服免官

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正請免龕官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也

服除作詩

孫楚除妻服作詩示王武子武子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出世說

以色而傷

魏荀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宜以色為主驃騎曹洪女有色
專房歡宴後婦疾亡未殯傅嘏往言粲不哭而神傷嘏曰子之娶也
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有傾國
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已歲餘亦卒出世本

葬玉埋香

孟蜀時秦州節度王承儉築城旗尾館中有石刻曰隋渭州刺史張崇妻
王氏銘文云深深葬玉鬱鬱埋香

占夢妻亡

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王生曰君歸不見妻矣
臼中炊無釜矣賈客歸妻已卒

衰替妻亡

劉廷式未第時議娶盲女而妻瞽卒娶之後廷式倅密州而妻死廷式哀
之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聞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哀何從生哀何從
出乎廷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我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
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耶軾感其言

畫佛

古代傳說老人凡所欲其過者卵孵作子五月五日生陳之他鄉境有注
有詩吾者論之曰是主有未聊於剖云人死則為鬼且復為人雖行善惡
欠報還復不當也西方有復為其出大乘經則是佛所以之往生莫不如
是總念阿彌陀佛之曰闍西地今道之勒以安塞慈悲祈鬼

寡妻

要語

孟子梁惠卓老而無夫曰寡此天下之窮民而無
告者

左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 昭公二十四年

鴻鴈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書惠鮮矜寡

列子思文不失而孥

詩云哀此縲寡

事實

共姜自誓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九為寡妻

夏姬因挾伎術好蓋老而復少者三三為王后七為夫人九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在八陳殺靈當之者亡八人矣宗文王及號靈記亨三香欲之初有書是之說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出劉安

求娶棄婦

齊棠之公之妻東郭偃之姊棠公死偃御崔之子武子見棠姜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桓我出自丁又莒之不及曰嫠婦也何害前夫當之矣

不納嫠婦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知柳下惠然嫗不見閉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則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所於此者

寡婦擅財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懷清臺

過寡婦飲

陳尊字孟公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賈人姑淮陽王緣家左氏飲食作樂司隸陳崇劾奏尊過寡婦左何君置酒謳歌跳舞免歸

失節事大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以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娶否曰只在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餓死事貧然小節夫之極大

寡婦扶喪

范文正公題曰氏曹孫名甲辛子又家有公卹之矣秀賤百錄治庄丹惠老樹枝送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律但以吾詩示之詩云百相將從庄川來時候杭八千其宜之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般

父母

要語

禮記曲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

表記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

祭義身者父母之遺体可不敬乎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不怨

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可謂孝矣

易蠱初六幹父母之蠱九二幹母之蠱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詩經蓼莪孝子不得終養尒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右蓼莪

魏風章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

小雅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日月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書無逸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孝經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

身体髪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論語學而事父母能竭其力

里仁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又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又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孟子滕文公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梁惠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盡心君子有三楽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一樂也

離婁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荀禮論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誨之貫誼眾秦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

韓政傳旦夕得甘毳以養親

事會

舜為大學

孟曰聖人之循母貧家從之謂之孝　竟與大學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文王大孝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武王達孝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曾子養志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食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受繫

曾子嘗有為不中曾晳怒援外繫之曾子有頃乃蘇退鼓而歌孔子問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叟索而使之未嘗不再則索

而殺之則未嘗不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共暴怒以
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

三釜不及

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
故孝子欲養親不待也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故吾嘗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
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轉轂
百乘然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
家貧親老不擇
官而仕也

閔子之孝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百里負米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為親百里負米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
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樹欲靜而風不已子欲養而親不
逮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
如過隙悲哉

啜菽飲水

子路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
之謂孝

風木思養

孔子出行聞有哭者甚悲乃皋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旁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遊天下而無親此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逝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於是孔子之門人歸養親者一十三人也

老萊戲彩

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彩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鳥於親側

伯瑜泣杖

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

休沐謁親

石慶為內史建老白首万石君尚毋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厠牏身浣洒以為常

為親奉檄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除守義以守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張奉薄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嘆曰往日之喜乃為親也

王尊孝子

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益州至邛崍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疾去及尊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謂道乎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捨養入京

歐陽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善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

諸生歸養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孝者所以孝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歸省親者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作相存親

唐宰相二親存者惟元稹一人國朝宰相最少惟王溥罷相父母皆在人以爲榮今富弼入中書時年六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鄭異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春宴百司已具前一日有二日富弼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是未有

親老不侍

包孝肅公拯也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鄉人稱其孝言

貴思養親

范文正公為參政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不在以汝母亦以早世吾所恨之是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于是奉賜常令于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割股和藥

張孝孝登任為孝郎又時母病乃自割股肉和藥進遂愈

割股進藥

宋孝子者名天錫年十一父病甚天錫從母往中取剪刀割股緩切寘粥中次進父飲下創微建病愈已

父子

要語

易蠱卦幹父之幹蠱有子考無咎

家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

天下定矣

禮記禮運父作之子述之又云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也

曲禮父子非禮不定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喪服小居

父者子之天

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

大學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孟子父子主恩

漢書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文粹馮用之權論子雖至親西伯食其伯肉不然則死於

羑里也父雖至親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則死項籍也

越絕書慧種生聖癡種生狂

事實

父不傳子

輪扁曰臣也斲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忍傷父名

田叔為魯相齊魯人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無以百金傷父名

怒子進諫

曹參代肖何為相國夜飲酒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之令出言曰無以憂天下窋洗沐歸其言參怒之乃笞二百日趣入是天下事非汝所當言

是父是子

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

數遇擊鮮

陸賈為大中大夫呂太后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産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汝給文馬酒食極歡而更所使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無久溷汝為也

晚方識父

霍去病父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久之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遣傳舍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為大人遺體仲孺扶伏叩頭曰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從子之諫

後漢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河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能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撫其首曰吳二世不乏季子矣

遊父子間

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當黨楊子云已下莫不造門陳群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也魯國孔融與群父紀交群父唐郡士英好學善紀與父交友顏玢郡潁士輩皆與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與日當交二郄之間矣

异與傳代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厭患之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穀曰乃后

父老不死史作徐元以北之年父臣悟 [illegible] 乃哉 [illegible] 社 [illegible] 待養 [illegible] 已日 [illegible] 史成

紀孝穀為 [illegible] 録

共阿戎談

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字濬沖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見子未見父

嵇紹始之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吾復未見其父耳父則中散嵇叔夜也

見子不見父

薛勤仕郡為功曹陳仲舉乃為父命書請勤頓而登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迎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將門有將

王猛之孫鎮惡翁軍國大事咸為鎮惡於劉裕與語說之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

子散父財

郗愔好聚斂積錢數十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超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

責不棄父

呂尚之生父山及客遠方不还后有傳父死在者故棄累年不復定日日
朝还道見一老人物色明之乃父也下馬抱父足号慟行人為流涕

責不棄父

袁寵述桓溫記室后為東征賦未烈稱過將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溫之后遊
青山飲歸命寵載問寵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
君稱謂非下官敢專既不遑不敢請知耳溫曰君欲為何知宏即答曰風
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溫泫然而止宏
賦人不及陶侃侃子胡奴怒嘗于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君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
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
沙之勳為史所贊胡奴乃止

求增父秩

孫伏延中書舍人父嘉之且八十猶為令伏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
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父清臣清

胡質仕魏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省父留十數日告歸父賜絹一匹曰
吾奉祿之余也及威為徐州刺史武帝問卿清孰如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
清畏人不知

父子驍勇 達奚武之子走及奔馬周文王曰非此父不生此子

傷父被刑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食雖長沐有割切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廚門前陂塘子菰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啖又豫章康童能父以辟而為仇所殺終身不復嘗肉然礼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逢死亦不可絕食也

責子貴重 宋顏延之子竣貴延之謂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殊有鳳毛 謝鳳之子超宗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有鳳毛

翔望歸省 唐王起子龜性高簡無貴胄氣有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河中廬中條山廟望一歸省州人號為郎山谷

子入郡境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海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華賓為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疑姿

西平有子 李晟戍傳常符梁州晟泣曰國家多難乘輿播越見死危節自吾之分乃自東渭橋精騎引萬人破賊朱泚戎萬人西走還說憲將帝曰天生晟為社稷万

入直獄勝哉乃拜爲行營副元帥從王西平群子愬字元直以蔭補縣宗討吳元濟以愬爲節度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城甚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愬入城擒吳元濟

柳子厚平淮雅曰為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父子討賊

吳元濟叛吳帝召曰韓弘汝以卒万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討軍

各得父一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謂之三絕都下有千萬騎入突救與令文承往拔取弟與其頸殺之後之問以文章起悌以驍勇聞之愻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之一絕

對掌華近

温大雅遷黃門侍郎而弟彥博亦自為中書侍郎對掌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

事決於心

令狐綯為相每謝遇大事一取大事決于滴知元載之別知和李吉甫之德裕滿頂為相㑹賄言事者劾其綱為其說荒

諸子侍立

賈議尚書本燕人性最重家法更事尚書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參政五補闕皆侍立

三子列侍

陳省華蜀人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而伯仲為天下第一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供家事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不自安省華曰參坐列侍常也士大夫以為榮也

朝服侍立

王溥罷相年三十二其父作景廷防禦使每見客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去祚曰參生芳賢者取避耳

手植三槐

王晉公祐大祖朝為知制誥使魏州太祖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使還帝怒安知華州七年不召初祐赴貶將親朋送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也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其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子班父前

吳正肅公育在二府大保公以例卿春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蹙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事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

父子主新法

荊公薦徐列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荊公子與伯淳對與公子房因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荊公曰所言何事荊公曰新法數爲人沮方與程君議會其路以坐夫言曰梟韓琦富弼則首于市則新法行矣荊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新政論國事子弟曰預姑退房不樂去伯淳北與荊公不合

父子著名

韓忠憲億子獻肅絳門下侍郎維尚書又僕射縝

韓忠獻琦子門下侍郎忠彥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

並以勳業著曹武惠彬子武穆瑋高武烈瓊

子武穆繼勳並以武功著蘇老泉洵子文忠軾文定轍

號三蘇以文章著

侍從問安

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武王亦一飯文王再飯武王亦再飯文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至寢門問內豎曰安否何如豎曰安文王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其有不安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

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晉文伯答也出公羊傳

曾子耕瓜

曾皙令曾子耕瓜誤傷其根曾皙怒舉其手曾子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謂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瞍使之未嘗不在欲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

滕上王文度

晉王述字懷祖子坦之字文度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述坦之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大長猶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遂排下曰汝意癡耶

炊飲成糜

陳大丘有子元方季方有客詣大丘談詳甚銳大丘令二子炊飲延客二子竊觀竊聽客語飯落釜成糜而進客去大丘責之二子言其故且誦客語無遺大丘曰但糜自可何必飯出殷芸小說

脩陔 束晳補亡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陔言採其蘭眷戀庭違夫

風月景山水 謝莊生五子颺朏顥嵸瀹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義之生五子 羲之生五子七人其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孟郊詩曰羲之生五子羲之又有之

踐霜挽車 伯奇尹甫之子吉甫惑於後妻譖伯奇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順父之命不敢有辭

發假收嚴 唐陽惟直名四子發假收嚴發以春爲義假以夏爲收以秋爲義嚴以冬爲收大升發至水一郎

子並無術業 南史任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西華冬月着葛帔練裙出傳

阿戎 王渾戎幼奕阮籍謂渾曰戎清奕非卿倫也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談

屏風隔坐 吳紀亮爲尚書令子騭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坐

犢子破車

石季龍少時數彈人石勒白母欲殺之母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勒乃止 出晉書

瞻不聽父言

漢陳萬年子咸數年事譏刺近臣萬年病召咸床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曰乃公教戒汝汝反不聽吾言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出咸傳

過五年十日飲

漢陸賈有五年男賣橐中金分其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侍者十餘寶劍直五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給人馬酒食十日而更所使之家侍劍

雙珠出老蚌

韋康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父子骨滲血

梁武帝第二子綜母孫章王初用吳淑媛在齊東昏後宮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常夢一少年肥白挈其手對宗非一問淑母問夢中形狀頗類東昏因發綜知勿泄綜遂於別室祠齊廟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驗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潛殺既生瘞發其骨人試之也

父背滲子血

康王少玄父死兵道發生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也中白骨優壓哀曰以子血清而滲背血也玄玄刺臂而瀝

好消息惡消息

唐崔玄暐為軍校員外郎母盧氏戒之曰吾見辛玄馭云兒子從官者國有人來道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吾聞貲貨充足衣馬肥此是惡消息吾常重此言汝出食俸祿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何加修潔勿累吾此意也此是好消息惡消息也

盜酒不拜

孔文舉有二子大十歲小五歲晝日父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小者答曰偷何行禮此言小兒善言語也

鳳毛

宋書謝鳳毛超宗有文辭作殷淑妃誄帝大嗟賞謝曰超宗殊有鳳毛

覓句攤書 覓句之新非攤書醉滿未識吟清之集 吳吳宗彙 一

添丁 盧仝生子名曰添丁欲爲國侍役也

見白雲思親

唐狄仁傑授并州人司法參軍親在河陽仁傑見大山夕領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雲移乃去

關中曾子 唐賈曾有高節史中稱一聽親死負土成墳步其左手尋於栢時號關中曾子

九子母丈夫 錢穆父生九子東坡以九子母丈夫目之

同桓傳

王荊公及子雱同修經義經成加公左僕射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元將降賀詩曰陳前與雱同桓傳拜俟金珠有會公

索杖欲撻

韓忠獻公應教子嚴甫知亳州罷二字舍人自京師西件竭告省勸康公與左相及姪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屬有得者子

生於嘉惟侍國多深知必有意方之訓託疾不赴宴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僕奉獻着其群云何舍人思之未得託詞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丈夫

焉曰汝食朝廷爵祿倅三府事無細皆究心大臣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可知必欲速之叙貴力辭方與諸子啟衆家法之嚴如此可以多賢子孫也

竇氏五龍

五代末竇禹鈞有子五人儀儼侃偁僖俱及第號五龍馮道贈之詩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郎罷囝

閩人呼子為囝為父為郎罷況有詩述之青箱雜記山谷有詩送秦少章從東坡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昔年即如常在郎罷前

賢愚繫於汝

邵先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成大髯未知天意肯從否出聞見錄

韓忠獻八子比八龍

國朝韓億忠獻公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縝維綺多為聞人絳縝皆為宰相維為門下侍郎以比荀氏八龍

窮達莫不有命

唐介曰自戎州歸語諸子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死李因來書語汝等哉培而剥補則書多矣言汝等窮達莫不有命無惟自勉而已

守鳴蟬賦

予起作賦草即見一蜆而過淵小子蒙守之不出此而必不能為吾此賦因以予之出欲集裝乎叔河

長頭畤王

東坡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辯才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坡有詩云我有長頭兒角頂畤西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頌背師為摩頂起走趁奔鹿

虎兒詩

穌子由子邪生坡書號為邪君生子名虎兒坡有詩曰舊聞有老蜂生明味未著老兒生於兔老兒老自謂中月物有騎伏馬騎牆徐將廷北沙不肯行坐令五月山畬白鬚卉見駿狂不顧渠指蜂笑能驚嵩駐丹沙餘不用塗眼光白走走妖妳笑夸如有余不勞按刀吐奇快

公庭展私敬

楊玄感與父素俱為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帝命玄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

不書官紙

既莽绪十余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

知子莫若父

京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乃頲詠尹曰乃詠曰尹雖有足甲不成
申兒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悵筆書雖其人誰可悵曰
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為文甚速可備使令校　立就明皇
撫皆曰知子莫若父

積習名教

柳仲郢儒碎武昌恭府有父風矩僧孺嘆曰非積習名教安
及此耶世傳積習名教出本傳

卿令子朕直臣

鄭余慶子澣為右補闕數言無所諱憲宗謂余慶曰卿令子
直臣也可更相賀出本傳

降官僧父秩

孫逖父嘉之逖遷中書人嘉之八十猶為令逖求降外官僧父秩
沛嘉納拜嘉之宋州言馬聽致仕出唐史

得書拜讀

吴顧愷每得父書帝拂酒几筵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聞
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聞則得書捧泣唔聲更咽〇志四十五卷